

刑
案
匯
覽

刑案匯覽卷三十一

目錄

關毆及故殺人

猝然抵禦毆死四人各斃各命

情近械鬪屍親事後銃斃正兇

械鬪未過乘便搶取拒斃人命

糾毆各斃各命均應分別準限

械鬪與謀毆應分別情節辦理

原謀應按致斃彼造人數加等

械鬥共毆秋審章程

械鬥案犯應發新疆改發內地

糾毆之人擬流係指廣東一省

糾衆毆斃多命案內餘人治罪

梟附水手聚衆兇鬪分別治罪

屏去人服食

向索賄欠致人脫衣質當罪斃

將賊捆縛脫衣致賊逃走凍斃

暗輸逼令脫衣因凍投井身死

店家因客病重赤身擗棄致斃

用糞撒污口面致令嘔吐身死

代抱嬰孩撫養用飯嚼哺噎死

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

命案減等著迫埋葬銀兩

掃墓放礮燒斃四命追銀四分

車拉致傷二人追銀二分

被擊馬驚拉斃人命罪坐所由

糞鉈誤招牛腿軋死鉈糞人

馬驚不能控制方可照過失論

車馬殺人已有爭鬪情形擬絞

行船駛風撞人篷舵致斃人命

插櫓停舟撞人艄板溺斃二命

焙燒舊銃不知有藥誤斃人命

背鎗行走風吹火星誤斃人命

鳥鎗過失殺人如私鎗加枷號

人被蛇咬喊叫趕救誤傷致斃

黑夜不知船艚碰人誤踣致斃

肩卸大石撞傷嬰孩身死
劍草喂牛夥伴取草劍落右手
強勸飲酒醉軟滑跌將人掇斃
見人醉鬧拉勸醉者失跌身死
共相捉兔碰撞同伴失跌身死
因醉失跌落河致攙扶人淹死
因醉令人肩背以致跌墊身死
私販硝磺被賊偷竊燒斃四命
行姦被人撞見倉猝接死姦婦

姦夫姦畢誤將姦婦之女揜斃

欲拉姦婦續姦致婦掙跌斃命

戲殺並過失殺毋得舍例言案

彼此摸面相戲指巾誤戳斃命

腋肌抓癢相戲伸臂誤斃人命

被人搜抱相戲舉臂頂斃人命

玩耍撲跌被烟袋嘴戳傷身死

增

兩人踢毬相戲誤踢旁人身死

彼此用杆擊水相戲誤斃人命

拉衣掙脫跌斃分別戲聞定擬

抱腿玩耍扳頸帶跌壓斃人命

蒙古戲殺過失殺俱例准罰贖

因人新婚送給春藥誤斃人命

撞落街門聲響嚇死門內幼女

刑案匯覽卷三十一目錄終

刑案匯覽卷三十一

關毆及故殺人

猝然抵禦噴死
四人各斃各命

江西撫 題曹受安等戮傷張振光等各身死一案
查曹受安因村人郭文周將公共官山私租與張振
光等栽種松秧曹受安查知曾向理論嗣張振光見
松秧被毀疑係曹姓拔去邀同張良佐張德菴張傳
遠攜帶刀棍赴曹姓門首喊罵曹受安曹井妹仔等
八人攜刀出論互相關毆曹受安戮傷張振光身死
曹華興戮傷張良佐身死曹登仁戮傷張德菴身死

曹嗣臣被傷張傳遠身死此案係死者登門肇釁該犯一時抵禦與逞兇糾眾械鬪者不同卽械鬪致斃數命向來亦與一時爭鬪致斃數命之案俱按其鬪鬪殺本律各抵各命俟秋審時再分別實擬辦理此案現獲曹受安等三犯及見證魏心求等僉供係各斃各命似屬可信該省將曹受安依其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幫毆之餘人曹井妹仔等二犯依刃傷人律擬徒查核情罪均屬相符應請照複

嘉慶十九年說帖

情近械鬥屍親
事後銑斃正兇

廣東撫 題謝阿鯨與蔡光淙挾嫌糾眾互鬥致被
糾之謝阿打等銑斃謝欣義等九命並謝欣義之兄
謝欣讓於事後銑斃兇犯蔡大良身死原謀蔡光淙
等監斃等情查兩造死者俱係各居無服族人並非
一家且係各斃各命蔡大良等之原謀雖已在監病
故惟致斃彼造多命且均係火器殺人例應以故殺
論與原謀監斃兇犯應行減等者不同謝阿打等六
名自應仍依火器殺人例擬斬監候原謀謝阿鯨等
既據該省訊明一時糾毆並無斂錢約期械鬥情事

亦應按致死人數加等擬軍 從在場幫毆之謝華
草及在場附和並未傷人之謝大猷等該省照沿江
濱海混行鬪毆例擬以徒柳杖責俱屬照例辦理至
謝欣讓於蔡大良將伊胞弟銃斃後該犯與蔡大良
撞遇放銃致傷蔡大良身死係由捕拿所致與本係
在場互鬪登時殺死兇犯例應擬徒之有服親屬不
同該省將該犯依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行兇人
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一百亦屬允協均可照覆
道光七年說帖

械鬥未起乘便
搶取拒斃八命

廣東撫 巡楊榮猪糾毆致夥犯楊阿米等臨時起
意搶奪致斃二命一案查律載與人鬪毆因而奪去
財物者加竊盜罪二等語此案楊阿米與監斃之
楊阿登聽從族人楊榮猪挾嫌糾集二十餘人持械
尋毆陳阿幗未迴將其喝阻之族鄰三人毆傷並將
陳阿幗及其族鄰陳老武等十二家房屋禾蔬一併
毀壞本屬械鬪重案迨各犯走後陳阿幗之妻與族
人陳阿烏趨出城捕其時監斃之楊阿登轉回迫入
李氏屋內搜尋李氏不見乘便搶取衣服五件跑走

李氏起山撲奪被楊阿登推搡跌地致將李氏背負
週歲幼女壓傷斃命該犯與楊戊生等三人亦追入
陳阿烏屋內搜尋陳阿烏不獲該犯起意商同楊戊
生等將其房內所放銀兩衣物搶取跑出被陳阿烏
起山扭住該犯用刀將其砍傷斃命如果該犯等預
先糾謀搶奪因而殺斃人命自應照搶奪殺人例科
以斬決今既據訊明係因爭毆臨時起意搶奪並未
預謀夥搶固與搶奪殺人者不同第該犯等聽糾倚
衆械鬪復逞怒打毀十二家房屋踐壞田禾又嘯捕

糾毆各斃各命
均應分別辜限

尋毆乘其藏匿不敢與鬪之時搜取銀物致斃事主
較之尋常與人鬪毆因而奪取財物者情罪尤爲重
大未便竟照凡鬪論斷該省因非惡空搶奪不科以
搶奪殺人斬決之罪而援引罪人拒捕殺人斬候之
條係屬酌中辦理似尙平允除監斃之楊阿登毋庸
議外楊阿米一犯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河南司 查鬪毆傷人限外十日之內身死例得奏
請減流至其毆致斃多命案內限外身死者應否奏
請雖例無明文而檢查成案有乾隆五十四年廣東

省黎束瑞黎孔卓各斃一命案內黎孔卓毆斃張亞
束限外十日內身死減流又五十六年江西省題馮
富有馮華圓各斃一命案內馮華圓毆斃楊元標限
外十日內身死減流又廣東省奏鄭殿燦等致斃九
命案內鄭阿蛇鎗殺王阿允餘限外身死仍照兇器
傷人擬軍各在案今蘇二等共毆致斃四命案內蘇
九一犯毆傷田二漢限外十日之內身死雖案關多
命究係各斃一命止應各科以應得之罪該撫照例
聲請似可照覆

乾隆五十七年說帖

械鬥與謀毆應
分別情節辦理

廣東撫

咨械鬥案內情節間有變遷例文未經備

載應咨請部示遵辦等因 查廣東省咨請部示四

條如原咨內所稱糾衆互毆之案以有無歛錢約期

等事爲械鬥謀毆之分惟道光三年五月內奉部咨

覆海陽縣革監楊述與陳振武挾嫌糾鬪兩造共斃

四命一案此案楊述因挾陳振武不答撫探之嫌糾

衆十四人持械趕至陳姓村前嚷罵尋毆陳振武在

村聽聞亦卽糾衆十一人攜械出鬪致楊述糾往之

楊阿多等傷斃陳迨二人並有楊大奴致傷陳添富

於保辜餘限外身死其陳振武糾往之陳猫子有亦
致斃楊造一命除陳振武等已歸入越獄案內另結
外奉部將楊述一犯改照械鬪新例發極邊烟瘴充
軍其兩造附和之楊裂目梅等亦均照械鬪新例各
於本罪上減一等覆查該犯楊述係屬挾嫌糾鬪並
無歛錢買囑脅逼約期等事因兩造既係糾衆持械
兇鬪斃命卽與械鬪無異雖無歛錢約期等事而情
兇勢惡亦應照械鬪新例辦理惟此等案情既照械
鬪定擬設有似此糾鬪致斃彼造四命以上則主謀

糾鬪之首犯罪干立決而原行例文未詳載所有
男東凡有聚眾互鬪之案是否不論有無歛錢約期
等事亦不論其係被人率眾至村尋毆因而糾眾出
鬪但經兩造各有主謀首犯各係糾眾持械兇鬪斃
命卽應將主謀首犯照械鬪新例按其致斃彼造人
數及糾眾多寡分別擬以軍遣及絞斬梟示又如此
造兩次糾眾持械前往尋毆假造亦兩次糾眾出鬪
每次所糾人數多寡不一致斃命數亦多寡不同或
兩造互相尋毆報復先後致斃人命事雖一繫相因

嗣已隔旬越日但其主謀首犯先後均係一人所爲
應否將節次致斃一造人數併計論罪抑從一科斷
亦屬例無明文至此造糾衆尋毆彼造並無爲首糾
鬪之人如此造並無歛錢約期等事固應將此造仍
照尋常謀毆本例辦理若此造有歛錢約期等事應
否卽將此造照械鬪新例科斷均請核明示覆等因
一條 查上年九月內本部酌議奏定械鬪新例內
開嗣後除尋常共毆謀毆之案雖人數衆多並非械
鬪仍照舊例辦理外如審明實係預先歛費約期有

心疑殺械關之案若糾衆一二十人以上致斃彼造
四命以上者將主謀糾關之首犯擬以絞決糾至三
十人以上致斃彼造四命以上或不及三十人而致
斃十命以上將首犯擬以斬決糾至四十人以上致
斃彼造十命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致斃二十命以
上卽將首犯擬以斬梟其所糾人數雖多而致斃彼
造二命者實發烟瘴充軍如此造糾人前往械關而
彼造倉猝邀人抵禦則彼造並非有心聚衆械關自
應仍照共毆本例辦理等語是糾衆謀毆與聚衆械

關總以有無預先歛費約期曾殺爲斷上年奏定械
關新例內業已分晰指明本無輕囑茲該省以本年
三月內審咨董監楊述與陳振武糾關兩造共斃四
命一案奉部將楊述改照械關新例問擬將來設有
似此糾關之案是否不論有無歛錢約期等事卽照
械關新例辦理等因查該犯楊述因與陳振武有嫌
輒起意糾眾十四人各攜銃械往關致被糾之人毆
斃陳造三命雖無歛錢約期等事揆其情兇勢暴實
無異於械關是以本部將該犯改照械關新例擬擬

烟瘴充軍今覆加詳核辦理既有格礙自應改擬惟
查原謀致斃人數以次加等例應以致斃彼造人數
計算該省前將兩造致斃人數統行併計將楊述於
原謀流罪上加二等發近邊充軍雖係相沿辦法亦
屬與例未符所有楊述一犯固未便照械鬪新例發
烟瘴充軍亦未便照原擬發近邊充軍除陳添富死
在正餘限外下手之犯應止科傷罪楊述糾毆致斃
二命應改依同謀共毆致斃二命非一家者原謀從
一科斷例擬以滿流應令該撫轉行配所卽行更正

其兩造附和之楊裂目梅等應照原擬各枷號一個月杖一百該犯等事犯在

恩詔以前業已援免所有本部前將各犯減一等之處應毋庸加貼至此等聚衆互鬪案件情形百變總在讞獄者悉心推鞠揣其本而後可以齊其末械鬪之案與共毆之案分晰清而後罪可定果係械鬪則依械鬪科斷果係共毆謀毆則依共毆謀毆科斷果係飲錢約期械鬪一夥相因讐殺不已主謀首犯既係一人則無論其糾毆次數每次人數多寡及先後致死

人數卽應併計論罪果係共毆謀毆則應從一科斷
何造係屬械鬪則以械鬪科斷何造係屬倉猝抵禦
並非械鬪則依尋常謀毆共毆科斷果能究悉根源
則引斷不致牽混如不究其案之是否械鬪而僅就
兩造互毆次數及先後致斃人數欲行條分縷晰以
例就情斷難懸定嗣後該省審理聚眾互鬪之案應
嚴加根究如兩造各有歛錢約期等事實係械鬪
殺者卽照械鬪新例問擬如無歛錢約期等事並非
械鬪者仍照尋常共毆各本律例辦理如兩造互相

報復既係一釁相因而審係歛錢約期械鬪等殺無論其糾毆次數每次人數多寡及先後致斃人數併作一次分別問擬如係共毆謀毆仍按舊例辦理若此造糾眾尋毆彼造倉猝抵禦此造審有歛錢約期等事此造卽應照械鬪辦理上年奏定新例業經載明毋庸再立專條

原謀應按致斃
彼造人數加等

又原咨內稱同謀共毆致斃非一家三四命原謀加等問擬之例係專指此造致斃彼造者而言並非兩造致死人數併計論罪惟本省向辦謀毆之案係將

兩造互斃人數併計科斷且有此造之人並未毆斃
彼造而其糾往之人轉被彼造毆斃者亦將此造糾
毆之人與彼造原謀一律同科推原其故蓋欲以懲
首禍卽所以靖械鬪雖相沿已久究屬引擬未協况
聚眾共毆致斃一家二三命之案首犯例應斬絞立
決設有糾率一家有服親屬前往謀毆轉被彼造毆
斃二三命之案在彼造原謀固當照例擬以斬絞立
決而此造糾毆之人又安可與彼造原謀同擬立決
是則原謀併計科罪之舊章不僅與例意不符且迴

有致斃一家數命之案卽致格礙難行現已奉立械
關科條嚴懲首禍將主謀首犯計其致斃被造人數
分別治罪而謀毆一項輕於械關今械關首犯尙不
統計科罪其共毆原謀若仍照舊併計未免輕重失
當辦理兩岐所有粵省糾衆謀毆致斃人命之案可
否將原謀按其致斃被造人數分別照例治罪毋庸
復行併計如或糾往之人但被彼造致斃者無論被
殺人數及彼造有無原謀悉將此造首犯照沿江沿
海混關爲首之例擬以滿流等因一條 查例載同

謀共毆致斃二命非一家者原謀從一科斷擬以滿
流若致斃非一家三四命以上者原謀照例按致死
人數以次加等問擬又沿江濱海持鎗執棍混行闖
毆將兩造爲首及鳴鑼聚衆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
各等語例稱原謀按致死人數加等原係專指此造
致斃彼造將此造原謀按彼造死者人數以次加等
而言本非以兩造互斃人數統行併計將原謀加等
也與省辦理謀毆致斃數命之案向來係將兩造致
死人數併計且有此造並未毆斃彼造亦將此造糾

毆之人仍依原謀問擬自因其毆斃命故從嚴懲辦本與例義未符今械鬪之案既按致斃彼造人數定擬則謀毆之案自應亦各按本例問擬以免牽混惟糾衆謀毆兩造各有毆斃人命者因將兩造起意之人各以原謀科斷設有此造糾往之人僅被彼造毆斃而此造並未毆斃彼造者則此造起意糾毆之人自未便以原謀論罪而其聽糾之人被人毆斃則由該犯糾邀所致若不嚴加懲創則好勇鬪狠之徒殊覺無所儆懼應如該撫所咨嗣後糾衆謀毆致斃

械鬥共毆秋審
章程

人命之案原謀按其致斃彼造人數分別照例治罪
不得將兩造互斃人數併計加等僅刺往之人但被
彼造致斃者無論死者人數多寡及彼造有無原謀
將此造起意糾毆之人均照沿江濱海持鎗執棍混
行鬪毆首犯擬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原咨內稱本省辦理秋審章程凡有兩造共斃四
命之案卽行擬實今奉定械鬥案犯秋審之例旣以
致斃一造四命爲斷分別實緩所有謀毆共毆等案
辦理秋審可否亦以致斃一造人數爲斷如有致斃

一造四命以上除情節實可矜憫外餘照舊章概行
人實其一造不及四命者卽照三命以下之案分別
實緩辦理等因一條 查致斃一造四命以上秋審
分別實緩章程係專指械鬪案內下手擬抵人犯而
言蓋以首犯旣擬重辟下手應抵之犯稍可從寬與
共毆謀毆案內之糾毆人犯並不問擬死罪者不能
相提並論上年本部奏定械鬪章程內曾經聲明若
審係共毆謀毆並非聽糾械鬪仍照向來秋審章程
分別辦理原恐各省將尋常共毆謀毆秋審人犯亦

照械鬪案犯辦理故特行分晰指明而尋常其毆謀毆互斃人命向來辦理秋審不分此造彼造總以死者人數併計如至四命者概行入實係嘉慶十八年奏定章程應仍遵照舊章辦理所有該撫擬將尋常共毆謀毆致斃四命秋審可否以致斃一造人數爲斷之處應毋庸議

道光三年說帖已通行。道光五年纂例按語附錄備核

謹按道光二年九月內

臣

部因廣東省咨部命案審

明係屬頂兇者共三十七件查核各案犯事月日大半相近兩造姓氏及縣分又大半相同顯係將

械關之案分案辦理而數日之間以頂兒咨報者
至如此之多若非有人主謀歛錢貝兒何肯紛紛
頂認是主謀首禍之罪實浮於下手斃命之人當
經奏明請

旨飭下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浙江各督撫將應如何
嚴辦主謀稍寬從犯妥議章程具奏嗣據各該省
先後具奏奉

旨交

臣

部核辦經

臣

部議請嗣後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

南浙江等六省除尋常共毆謀毆之案雖人數衆

多並非械鬪及臺灣械鬪之案仍照舊例辦理外
如審明實係預先歛費約期有心借殺械鬪之案
若糾衆一二十人以上致斃彼造四命以上者將
主謀糾鬪之首犯擬以絞決糾至三十人以上致
斃彼造四命以上或不及三十人而致斃十命以
上將首犯擬以斬決糾至四十人以上致斃彼造
十命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致斃二十命以上即
將首犯擬以斬梟其所糾人數雖多而致斃彼造
一命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二命者實發烟瘴

充軍三命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糾鬪未斃人命者仍照舊例辦理如此造糾人前往械鬪而彼造倉猝邀人抵禦則彼造並非有心聚衆械鬪自應仍按其毆本例辦理至致斃彼造一家二三命將聚衆之人分別問擬斬絞立決自有聚衆共毆之舊例可循毋庸另立科條又械鬪案內下手之犯多係聽糾附和旣非該犯等自行肇釁卽難論其情理之曲直自應祇就其傷痕之輕重多寡分別實緩並請嗣後械鬪之案除造謀首犯分別辦理

外其下手斃命之犯仍各照例擬抵辦理秋審時
除火器殺人及臨時故殺並一人連斃二命仍照
例入實其金刃手足他物致斃三命以下一概入
緩至四命以上如金刃砍扎致命或損折已至四
傷不致命不損折已至六傷手足他物致命或損
折已至六傷不致命不損折已至十傷俱入情實
其刃物傷不及前數者均擬緩決如刃物僅止一
二傷而係要害奇重臨時再行酌核其爲從傷人
除火器及兇器傷人仍照例定擬外其餘金刃手

足他物傷人及未傷人者均各按本律例減一等
辦理該地方官有不將主謀首犯審出究辦及有
心迴護將械鬪之案分案辦理該督撫嚴飭照官
司出人人罪例議處治罪又道光五年九月內

臣

部以械鬪案內下手斃命之犯率皆好勇鬪狠之
徒苟稍知畏法焉肯聽糾附和且械鬪重案固始
於起釁之原謀實成於隨從附和之從犯若僅止
首犯一人則勢孤力微亦無所施其伎倆儻明知
下手斃命者秋審多得人緩仍恐兇徒益無忌憚

似不足以靖械鬪而重人命議請嗣後聽從糾鬪下手斃命之犯仍各依本律例擬抵秋審時卽照尋常共毆謀毆之案將致斃四命以上者擬入情實若情節實可矜憫及四命以下各按情傷輕重臨時分別實緩至隨從傷人及未傷人之犯亦各按律例問擬不得減等科斷等因奏准通行在案又道光二年九月臣部酌定械鬪章程摺內聲稱廣東地方富庶愚民重利輕生福建省亦地處海疆民情獷悍較湖廣浙江江西廣西爲元甚查乾

隆三十二年廣東巡撫具奏查辦械鬪人犯祠產

案內奉

上諭嗣後該督撫嚴飭查察如有自恃祀產豐厚以致糾合族衆械鬪斃命及給產頂兇之事除將本犯按律嚴懲外照該撫所請將祠內所有田產查明分給一族之人俾兇徒知所警懼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業以瞻族人於風俗人心較有裨益等因欽此又查嘉慶十年臣部議奏嗣後閩粵兩省督撫飭令地方官出示曉諭族長鄉約若械鬪已成族長鄉約均不能

指出餘儀買兒之人卽將該族長照其毆原謀例
擬以杖流按每殺一人該族長之罪加一等加至
發遣爲奴鄉約亦於杖六十徒一年上每一人加
一等加至杖一百徒二年行知該督撫遵辦在案
當經臣部以廣東福建等省居民於宗祠置田歛
穀其初原爲祭祀起見迨後釀金日漸增多因而
構釁械鬪以公項賄買頂兒相習成風是欲清械
鬪之源自宜先令歛財者知所顧忌乃能不戢自
除湖南浙江江西廣西四省械鬪之案甚少毋庸

另立科條外應請嗣後廣東福建二省械鬪之案
於破案審明後將該族嗣查查明酌留數畝以資
祭費其餘田畝及所存銀錢卽按閩族支派丁日
均勻分散其族長鄉約卽照嘉慶十年議定章程
分別究辦並請纂人例冊等因奏准在案

械鬪案犯應發
新疆改發內地

查本部議覆直隸總督那 調劑新疆遺犯案內廣
東等六省械鬪案犯糾衆致斃三命發新疆給官兵
爲以一項奏明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在案惟查
致斃三命之犯既經改發足四千里而致斃一命之

犯轉係實發烟瘴充軍是二命較三命轉重加將致
斃二命實發烟瘴之犯改發足四千里又與致斃一
命應發足四千里者亦無所重輕未免窒礙自應量
爲變通查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減一等係發邊遠充
軍較之共毆原謀本律應流三千里爲重應卽遞減
辦理嗣後凡六省械鬪案內糾衆致斃彼造一命之
首犯改發近邊充軍二命者改發邊遠充軍三命者
仍遵照原奏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至將宗祠田
穀賄買頂兒不能指出欲錢買兒之族長按致死人

糾毆之人擬流
係指廣東一省

數每一人加一等罪止發新刑爲奴一條亦應改發
極邊烟瘴而止
道光六年通行已纂例

安撫 咨奉部通行糾衆謀毆其糾往之人但被彼
造毆斃將此造起意之人比例擬流等因是否各省
皆一律照辦咨請部示等情查糾衆謀毆其糾往之
人但被彼造毆斃將此造起意糾毆之人比例擬流
係指廣東一省而言蓋以粵東民情獷悍動輒糾衆
謀毆往往致斃多命其好勇鬪狠之風更較他省爲
甚係屬從嚴懲創因地制宜與別省不同因恐各省

辦理尋常糾衆謀毆兩造各斃一二命之案原謀按
致死人數加等亦如廣東省從前辦理將兩造互斃
人數統行併計科罪是以通行各省非爲糾衆謀毆
但被彼造毆斃卽將此造起意糾毆之人亦概行比
例擬流也所有各省尋常糾衆謀毆及沿江濱海持
械混鬧各案件自應仍照各向例辦理毋庸援照廣
東省章程致滋錯誤

道光四年通行已纂例

糾衆毆斃多命
案內餘人治罪

雲南按察使 條奏糾衆執械互斃多命之餘人宜

分曲直治罪一摺部議查後下手理直減二等係指

立毆成傷未至死而言若被毆至死則以人命爲重
故曲直在所勿論概行論抵夫正兇既不分理直理
曲而獨爲餘人區其曲直不但與律意稍有歧舛且
恐啟案犯趨避狡獪之端而承審官亦致有高下其
手之弊臣等悉心酌議應請嗣後糾衆互毆毆在五
人以上致斃二命三命案內例止擬杖之餘人如有
輾轉糾人助勢及執持金刃器械傷人者比照原謀
滿流律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若猝遇在場幫毆審
其預糾械鬪及互鬪止斃一命之餘人有執持兇器

及金刃傷人者各照兇器金刃傷人本律本例定擬

其餘仍照餘人科斷等因奏准定例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通行

於五十八年二月據江西撫奏晏容八等糾衆互毆

致斃二命並兇傷多人一摺緣晏容八晏紅等與已

死之晏茂五晏滿六等同姓不宗乾隆五十七年七

月二十二日有晏茂五族人晏賴赴官山剷草誤越

至晏容八等祖遺太平山內經晏容八之族人晏烜

七見而向阻晏賴以爲官山爭論卽用鋤柄打傷晏

烜七頂心晏烜七回向族長晏士芳及晏容八告知

晏士芳捏以晏賴搶牛兇傷等情赴縣呈控詎晏容
八因族人被毆心懷不甘卽令晏紅晏培實轉糾族
人晏鎮八晏容五晏圓四晏鎮十晏炮七晏細桃晏
池麻晏尖祥晏炮八晏凍辣晏鸞七晏加一一共十
五人分執鎗械於二十四日往尋晏賴毆打洩忿走
至晏茂五晏滿六門首空地晏茂五晏滿六斥其不
應糾衆行兇晏容八用鎗戮傷晏茂五左手被晏茂
五回毆致傷頂心晏容八復鎗戮晏茂五臍肚倒地
晏紅晏培實各用刀械亂毆傷晏滿六左肋額門

等處晏滿六亦拾棒打傷晏紅頭門晏紅復刀斃晏
滿六肚腹倒地經時晏茂玉等族人晏倫七晏夏牯
晏茂六晏金四晏奉一晏倫二晏滿二晏桂七晏發
大聞知趕至救護晏倫七晏夏牯均被晏圓四用竹
擔戳傷晏茂六被晏鎮八晏池麻用竹擔戳傷晏金
四被晏容五晏炮七用木擔打傷晏奉一被晏池麻
竹擔戳傷晏倫二被晏鎮十竹擔戳傷晏滿二被晏
炮七木擔打傷晏桂七被晏細桃鋤背打傷晏發六
被晏尖祥木擔打傷比晏茂六晏倫二亦用扁擔同

毆致傷晏鎮八晏細桃而散晏茂五晏滿六傷重俱
越日殞命將晏容八等分別擬以絞流徒枷杖等
因查律載鬪殺者絞監候又例載共毆人傷皆致命
過後身死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又糾衆
互毆毆在五人以上致斃二命案內例止擬杖之餘
人如有輾轉糾人助勢及執持金刃器械傷人者比
照原謀滿流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又沿江濱海
有執持鎗棍混行鬪毆將爲首聚衆之犯杖一百流
三千里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其附和未傷人者

各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又律載曰鬻搶奪傷人者
斬監候又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
徒役三年各等語此案晏容八因族人阻剷山草被
毆事屬細微乃敢逞兇糾眾持械尋鬪自用禾鎗戳
傷晏茂五致命膺肚身死以致晏紅復毆傷晏滿六
斃命晏培實等又傷及多人倡先行兇實爲罪首自
應嚴示懲創以除兇暴晏容八應如該撫所奏合依
鬪毆殺人律擬絞請

旨卽行正法晏紅聽從晏容八轉糾族眾與晏培實各執

刀械先將晏滿六劃傷左肋顙門等處復刀截晏滿
六肚腹倒地越日殞命應以擬抵晏紅應依共毆人
過後身死以傷重者坐罪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晏
培實事不干已乃敢隨同晏紅輾轉糾眾已在五人
以上又劃傷晏滿六致命多處自未便比照原謀滿
流律減等擬徒致滋輕縱晏培實應從重照沿江湖
海執持鎗棍混行鬪毆爲首聚眾例杖一百流三千
里晏士芳誣告搶奪傷人合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
杖流加徒晏圓四等八犯聽從往鬪他物傷人亦未

便稍爲輕縱應俱照執持鎗棍混行闖毆傷人例各杖一百徒三年又擣七晏加二晏炮八晏凍凍等四犯聽糾同往未經傷人均照附和未傷人例各枷號一個月賣四十板晏賴雖係誤行越界前草但將晏賴七打傷擎斃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一個月晏茂六晏倫二毆傷晏鎮八晏細桃應各依他物成傷律笞賣發落均應如所奏完結再查閩粵各省間有聚眾械鬪之案江西毗連閩省近今亦有此風自應及時嚴懲以儆將來應請嗣後將糾眾互毆致

死二三名以上案內其執持金刃兇器傷人之餘人
除實係被糾之人及糾眾不及五人者仍照本例問
擬外如輾轉糾人數至五人以上無論其曾否傷人
皆屬濟惡應卽照原謀滿流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不
准減等擬徒等因奏准通行

乾隆六十年已纂例

糧船水手聚眾
兇國分別治罪

浙撫 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奏

上諭御史王世綬奏請防糧船水手設教歛錢流弊一摺
據稱各幫糧船舵水設有三教一日潘安一日老安一
日新安所祀之神名曰羅祖每教內各有主教名曰老
官入其教者投拜老官爲師各船水手聯名資助計
三教不下四五萬人沿途緣手尙不在此數水手雇值
向例不過一兩二錢近年挾制旗下每名索二三十千
不等及脚屋前進忽然停泊老官值出一紙名曰溜子
索添價值旗下不敢不從水手滋事必送老官處治輕

則責罰重則立斃沉入河中新安一教尤多匪徒此案
水手滋事宜設法嚴辦以後遇有滋事皆當加等重懲
明年儻暫行海運此數萬人安保不滋生事端尤宜妥
爲安插等語船水手膽敢設立教名歛錢聚衆不法
已極若不嚴行懲辦將來何所底止除此案在逃逸犯
著程含章嚴拿務獲重辦外並著漕運總督及有漕各
省督撫細心察訪如何示以懲創分其黨羽俾運官旗
丁不受挾制及地方官不至規避處分有心消弭並兩
岸奸民不致互相勾結悉心籌議弭患未然固不可醜

成巨案尤不可激生事端此爲至要將此諭令知之欽
此遵查嘉白杭三兩幫船水手滋事前奉

諭旨飭查當經臣將該水手等平日立教分黨勒索各情
奏蒙

聖鑒在案因思水手如此強橫必須從嚴懲辦若俟回空
查拿恐各犯先已逃竄隨節次嚴飭糧道沿途設法
掩捕一面飭委杭州府等提先獲之吳在明等研訊
在場滋事各犯姓名年貌籍貫移咨江蘇山東直隸
各省一體查緝茲准兩江督臣咨會並據降調糧道

李宗傳革職知府羅尹孚副將慶康知縣徐起渭及
押運官弁等稟報協同江蘇文武先後獲犯八十餘
名臣現飭該道乘此緝捕得手之際嚴拿逸犯務獲
茲奉前因臣復加訪察糧船水手教名起自前明羅
姓有徒翁錢潘三人遂分三教翁錢二教爲老安潘
教爲新安潘教八尤混雜慣行滋事與老安人素日
不睦三教各自傳徒奉羅姓爲教祖稱在船年久管
事頭目爲老官江浙兩省幫船大率如此意在各分
黨羽以自強曉紅陽白陽等教之煽惑人心者迥別

現經江蘇起出經卷准兩江督臣咨會保詳常佛經亦與別項教匪之供奉關高老祖及有真室家鄉無生父母等字樣者不同惟囚人數衆多恃強妄作押運官弁及地方官恐激成事端有誤漕運未免一味姑息本年嘉白杭三兩幫傷斃多命地方官又不當時拿究致該水手等益無忌憚在水次時卽向旗丁勒加身工及裝木錢文每船除向例外加錢十餘千文迫行抵寶應途次各幫水手復捏稱旗丁侵蝕道光元年

皇賞銀兩每船勒索錢五十三千零傳發溜子挨船訛詐
人衆勢兇旗丁懼禍不敢不給或爲立大票或變賣
客貨每幫四五十船先後約被橫索錢三千餘百千
文臣前過淮安風聞其事當卽飭諭嚴禁并飭押運
官弁查拿首犯究辦今王御史所奏多係實情查糧
船重笨浙江人秉性軟弱不能駕駛各船水手不能
不用河北山東一帶之人其黨類有驟難驅除之勢
惟有嚴水手犯事之罪重運官約束之責剴切曉諭
以生其悔悟之心戒飭以懲以儆其藐死之習遇事

卽辦有犯必懲自然漸就欽哉所有嘉白等語滋事
案內已獲各犯臣現在委員迎提到日嚴審究擬將
爲首及糾約并慘斃多命之犯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梟首示衆以昭炯戒其餘夥犯分別濟惡
脅從加等治罪其餘兇犯聞被官兵搜拿後業已逃
散臣現分咨原籍並委革職知府羅尹孚副將慶康

知縣徐起渭都司吉元志等前往購線緝拿務期全
數弋獲悉正典刑兩幫軍械經卷現經江蘇起獲不
少恐兩幫尙有藏匿俟回次後勒令呈繳務期淨盡

以斷禍根並令各船水手出具不敢習教滋事等結
免其治罪如敢抗匿搜出一併究辦並以糧船水手
各率黨羽逞強殘殺其情較械鬪爲尤重擬請嗣後
糧船水手滋事除搶奪仍照舊例擬罪外有兇鬪殘
殺多命之案將兩造爲首之犯照械鬪分別斬決梟
示其糾衆傳發溜子欺陵運弁橫索旗丁錢文情兇
勢惡之犯分別首從斬決絞候發遣其罪應擬斬情
重各犯均於審明後卽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等因具

奏前來查道光二年臣部奏定械鬪新例內開廣東福

建浙江等省糾衆互毆之案審係預先歛費約期械
鬪傷殺糾衆至一二十人以上致斃彼造四命以上
者將主謀糾鬪之首犯擬絞立決三十人以上致斃
彼造四命以上或不及三十人而致斃彼造十命以
上首犯擬斬立決四十人以上致斃彼造十命以上
或不及四十人而致斃彼造二十命以上首犯擬斬
立決梟示其下手斃命之犯仍各照例擬抵又例載
惡棍設法索詐官民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事發者不

分會否得財爲首斬立決爲從絞監候又直省刁民
假地方公事强行出頭逼勒平民約會抗糧聚眾聯
謀歛錢構訟擅自聚眾至四五十人尙無開堂塞署
並未毆官者照光棍例爲首擬斬立決爲從擬絞監
候如開堂塞署逞兇毆官者爲首斬立決梟示其同
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擬斬立決其餘從犯
俱擬絞監候被脅同行者各杖一百各等語臣等查
糧船水手滋事犯法除夥眾十人以上執持兇器搶
奪爲首照強盜律擬斬立決爲從減等擬流例內載

有專條外其糧船水手各率黨羽逞強兇闖殘殺多
命及糾眾傳發溜子欺陵運弁橫索旗丁錢文例內
均無作何治罪明文伏查糧船水手多係兇橫藐法
之徒其夥眾持械搶奪是以定例特從嚴治罪本與
常人不同而糧船水手率眾逞強兇闖殘殺多命之
案情節既較械闖爲重未便因其並未預先歛賈約
期械闖奪殺稍從輕縱自應仿照辦理用示懲創至
其糾眾傳發溜子欺陵運弁橫索旗丁錢文情兇勢
惡之犯尤應從嚴懲辦以儆藐玩惟該撫所議請照

械鬪新例及照光棍例分別擬以斬絞發遣係專指並未抗拒亦未毆傷官弁而言若有聚眾抗拒毆官則其藐法尤甚自應從重定讞俾匪徒知所儆畏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糧船水手除搶奪仍照舊例分別定擬外如有糾眾兇鬪殘殺多命之案將兩造爲首之犯照械鬪例按其致斃彼造人數分別擬以斬決及斬立決梟示下手斃命之犯仍各照例擬抵其糾眾傳發溜子欺陵運弁橫索旗丁錢文情兇勢惡者照惡棍設法詐財爲首擬斬立決幫同嚇詐情

節兇惡者依爲從擬絞監候僅止附和助勢者發斬
疆給官兵爲奴若有滋事犯法抗官拒捕聚衆至四
五十人者卽照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約
會抗糧擅自聚衆之例分別首從已未毆傷官弁擬
以斬梟斬絞其罪應擬斬情重各犯均於審明後卽
恭註

王命先行正法以昭炯戒如蒙

俞允該省現有糧船水手滋事之案卽飛行該撫照此例
分別定擬並通行各省一體遵辦仍由該撫將各條

罪名刊刻簡明告示發給糧船實貼曉諭並於經由
地方兩岸示諭居民如敢互相勾結事發一體治罪
俾知觸目警心一面嚴飭查拿各逸犯務獲照例審
擬又該撫奏稱向來押運武弁每幫數十船止于總
一員不足以資者查彈壓應請將押送回空千總一
員一併責成押運約束稽查遇有水手滋事不遵約
束該員弁與總運官立即稟報該省督撫一面移會
營縣多派兵役立時擒拿如敢恃眾抗拒弁兵力不
能擒獲其開放無子鳥軍備敢持仗拒捕致傷兵役

卽加入鈴子施放倍殺照律勿論如並未持械抗拒
亦未持械傷人者不得率行點放押運員弁及地方
官能將滋事之犯立時拿獲究辦免其從前失察處
分並將辦理妥速之員從優鼓勵倘藉詞畏葸不拿
照溺職例革職此次懲辦以後所有在幫水手責令
頭伍人等出具保結並將各水手實在姓名籍貫住
址及有無親屬責成糧道查明造冊存案續到之人
隨時登冊庶稽察認真查緝亦易至明年海運水手
人等作何安插應俟漕運定議再行商辦總之事關

習運人多勢衆固應加意慎重不可激成事端而竊
法兇徒愈姑息則愈膽玩全在押運員弁及沿途水
次地方各官酌量輕重隨時認真辦理庶刁玩得以
漸戢仰副

聖主弭患未然之至意等語查糧船水手滋事不遵約束
於擒拿時如敢恃衆抗拒弁兵力不能擒准其開放
無干烏鎗僅敢恃仗拒捕致傷兵役卽加人鎗予施
放格殺照律勿論如並未恃衆抗拒亦未持械傷人
不得率行黥放該撫於戡暴之中仍杜擅殺之端所

議刑局允協亦應如所奏辦理其餘一切事宜應令該撫認真妥辦總期不致滋生弊端以仰副

聖主弭患未然之至意所請押運回空千總一員一併責成押運約束稽查及押運員弁並地方官議處議敘之處事隸吏戶兵各部恭俟

命下臣部移咨各部查議等因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說帖已通行

屏去人服食

向索賄欠致人
脫衣質當凍斃

奉尹 咨宋二聚賭于尊賄輸欠錢被索脫衣償欠
以致受凍身死一案查律載屏去人服食至死者絞
監候等語詳釋律意屏去人衣服非必盡係強脫致
令凍斃者如擬縲首若設計誘取或逼令脫衣償欠
其情亦與屏去無異自應一律同科此案宋二開設
小店已死于尊在其店內住宿于尊先在孫顯緒鋪
內壓寶賭錢輸欠孫顯緒陳姓各市錢二千將身穿
布夾襖一件質錢償欠嗣宋二向于尊詢知復邀于

開
被索自行脫衣
抵欠旋因天寒
欲向索還不允
窮迫自盡照威
逼科斷案載威
逼人致死條山
西開進功

尊周瑞安李姓關牌賭錢于尊又輸欠宋二等市錢
六千二百文宋二向索于尊乏錢自將身穿布棉襖
一件脫下質當市錢四千連當票一併交與宋二抵
還輸入越日宋二又邀于尊周瑞安呂姓關牌賭錢
于尊又輸欠市錢四千一百文宋二索錢于尊令宋
二借給破藍布單褲一條自將藍布棉褲換下質當
市錢三千文交還宋二于尊旋即受凍身死該府尹
以于尊輸欠錢文被索自脫襖褲質錢償欠宋二並
無強脫衣服情事將該犯依屏去人服食至死律量

減擬流各部本部詳核案情于尊初次在孫顯緒鋪內賭輸錢文無處設措脫衣典錢償欠尙可爲一時之恩迨後宋二兩次邀其同賭輸錢亦應計及棉襖棉褲爲禦寒之具一經褫去豈不至凍死乃竟肯先後脫給抵欠斷無此理顯係畏宋二強橫被其逼迫所致且宋二明知于尊輸欠孫顯緒賭錢脫衣抵欠又復連次邀令同賭是明知庸愚可欺設局誑誘迫于尊兩次賭輸卽兩次逼索必令其脫下襖褲典錢償還而後已是該犯始則設計誘令同賭繼復逼令

脫衣償還其居心殘忍更不可問自應按律擬以絞
抵方足以示儆戒今該府尹違信該犯事後捏飾之
供謂其無強脫之情曲爲開脫量減擬流殊屬輕縱
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府尹研鞫確情按律妥擬

嘉慶十四年說帖

將賊捆縛脫衣
致賊逃奔凍斃

熱河都統 咨何齊爾卜尼因那木薩賴在伊所管
山內伐木將其拿獲捆縛脫去皮襖覆蓋其身上將
其衣襟壓住稱欲送究並非欲其受凍那木薩賴畏
罪潛逃在途凍斃受凍由於潛逃死由自取將何齊

腦輪道令脫衣
因頭投井身死

店家因客病重
赤身松棄致斃

爾卜尼照屏去人服食致死擬絞律量減一等杖一

百流二千里

嘉慶二十一年直隸司案

直督 咨彭洛萬因向陳花子索討賭欠無償輒逼
其脫衣抵欠以致陳花子因凍投井身死惟陳花子
係自行脫衣擲地並非彭洛萬用強剝取且陳花子
之死出於自盡與實在凍斃者不同將彭洛萬比照
屏去人服食致死擬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
里

道光二年案

直督 咨李中林向開歇店營生因住客杜治邦病

用糞撒汚口而
致令嘔吐身死

劇慮恐在店病斃受累即將杜治邦赤身擡放野地
以致杜治邦因病受凍身死第杜治邦身穿衣服係
自行脫去並非該犯故屏且病已垂危亦非專因受
凍身死將李中林依屏去人服食致死擬絞律量減
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嘉慶二十四年案

直督 題毛鳴和將蘇庭秀抓傷後因被毛花夏用
糞撒汚口而以致蘇庭秀觸受穢氣嘔吐身死應將
毛花夏比依他物置人耳鼻及孔竅中至死律擬絞

監候 道光四年案

代抱嬰孩撫養
用飯嚼哺噎死

偷抱幼孩爲子
按哭氣閉身死
疑斬案載畧人
畧賣人條

刑律人命

浙撫題盧姜氏賦性癡愚伊父姜約林與姜名達
貼鄰居住姜氏歸家路由素識之楊氏門首進內閒
談楊氏言及伊婦母轉嫁胡單魁家無子戲令覓抱
他人之子與胡單魁撫養姜氏應允卽回伊父家因
知鄰居姜名達新產一孩走過姜名達家中欲向討
取適姜名達夫婦外出家內無人惟見甫生二十一
日之嬰孩抱至姜約林家置於無蓋米櫃之內姜名
達回家尋覓喊叫姜氏不敢抱還又因嬰孩失乳啼
哭姜氏念其腹饑隨取飯嚼隨欲止其哭不虞嬰孩

吞噎氣閉殞命姜氏心慌無措卽將該屍丟入門外
井內迨後姜名達尋查甚急姜氏指引往井尋看姜
名達隨向姜氏追問卽吐實情訊非有心致死亦無
誘取畧賣情事與誘賣不從因而殺人之律不符但
欲止其啼哭飢餒飯致噎身死亦非過失可比查飯
雖非傷人之物但業已致人於死應如該撫所題將
姜氏比照以他物置人孔竅中至死律擬絞監候

乾隆二十六年題准案○照所見集錄

戲殺誤殺過失殺人

命案減等著追埋葬銀兩

南撫題王四等共毆傷大和身死原謀監覈將王四減等擬流聲明仍追埋銀又北撫題姚作倫等毆死羅延均毆有重傷之餘人在監病故將姚作倫減等擬流並未聲敘應追埋銀二案查例載應該償命罪囚遇蒙

赦宥俱追銀二十兩給付被殺家屬又命案內減等發落人犯應追埋葬銀兩勒限三個月追完等語是律例內應該償命人犯或蒙

赦宥減等或例內不應抵命卽減爲軍流徒杖等罪者均應勒追埋銀例內既有明文辦理未便歧異此二案均係應絞減等擬流之犯湖北省並未聲明係屬疎漏應卽添敘明晰

道光六年說帖

山東司 查應追埋葬銀兩之案除例內載明外其餘各案總視其原犯是否應該償命爲斷至鬪毆因風身死擬流之案本屬應抵人命例文所以指出免其抵償他如救親情切原謀病故下手傷重准其減等各案原犯俱應償命自應著追銀兩其正限外餘

蘇撫咨盧分中
駕船駛風拉棚
曹以立船復溺
斃林士和等五
命追銀五分給
領訖陸五十九
年案

限內因風身死者止照毆人成廢律擬徒是與擬流
免抵者不同此等人犯向例並不著追埋葬銀兩是
以嘉慶元二等年本部核覆該省史三毆傷林士聰
王成業毆傷王復成正限外抽風身死二案曾經行
令毋庸著追銀兩茲據咨稱該省華三保丁成二案
均照毆人至廢疾律擬徒聲明仍追埋葬銀兩現准
部覆似與舊案辦理兩歧應請核示等因相應申明
例意咨行該撫如有前項案件毋庸著追銀兩盡一
辦理 道光七年說帖

掃墓放礮燒墓
四命追銀四分

福撫 咨吳七理點放火礮失火燒斃陳朝玉等四

人一案此案吳七理因壯山祭掃祖墳點放花礮燒

殘礮紙被風吹入草叢以致燒斃陳朝玉等四人核

其情節實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自應照過失

殺人律准其收贖惟過失殺人至數命之案例應接

死者名數著追銀兩今該省僅在吳七理名下著追

埋葬銀十二兩四錢二分係屬錯誤應行令著追贖

銀四分分別給領

嘉慶十八年說帖

福建司 審辦賈大趕車拉軋杜從富王俱囑二人

車拉致傷二人
追銀二分

王俱輒傷輕平復杜從富等已成廢請於收贖廢疾
外另追他物傷贖銀一案奉

批此又似乎重科律不明著其文其解釋諸家必有著
說不然則成案內亦必有似此之案應詳查照辦庶
無隔礙等因查解釋諸書惟集註內有一人過失傷
二人收贖均給二家之語似係只追收贖銀一分但
被傷之人本應依律收領醫藥銀兩因過誤之犯有
另傷他人情事轉於受傷應得銀兩數內抽分難給
是集註所載本未平允且兩家傷痕若果相等尙可

查過失殺收贖銀數係前明追鈔三十三貫六百錢八貫四百折銀十二兩四錢二分

被擊馬驚撞斃人命罪坐所由

追銀一分均勻分給至被傷二人一人平復一人成廢之案傷痕既輕重不同贖銀亦多寡各別其應作何分別之處集註內亦未分晰詳明檢查各司亦無辨過此等成案^職等悉心參酌凡應行治罪人犯固屬罪不重科至過失傷人律以收贖並不科以實罪今既致傷二人照律於追徵廢疾贖銀外再追他物傷人贖銀七錢九釐伸受傷之人均得照數領回醫藥銀兩按之情法似屬允協

乾隆五十五年說帖

伊犁將軍 咨王恩長又取掛衣脫落棒擊何雲騎

查過失殺傷有
實絞實流實徒
者有勿論者有
論殺勿論傷者
已分見各本條
其不載者皆以
凡論收贖乾隆
十五年安省請
示通行

馬驚跑拉跌鄭象身死一案此案何雲騎馬路過王
恩長估衣鋪簷下適王恩長又取簷下掛衣不料繩
結散開衣服脫落被撐衣木棒擊中馬頭致馬驚跑
將何雲掀跌落地馬行疾驟復拉跌遣犯鄭象身死
實非何雲意料所及自應依過失殺問擬惟何雲之
馬驚跑由於王恩長之取衣脫落棒擊所致厥罪雖
均應將何雲王恩長照過失殺人准鬪殺罪收贖各
追收贖銀十二兩四錢二分一給屍親具領埋葬一
解糧餉局充公惟何雲係窮苦貧民無力完交贖銀

持刀砍人被妾
勸阻奪刀因而
縮手致自行割
傷身死依妾過
失殺家長例擬
罪案載毆期親
尊長條張世鵠
案內廣東關經
林

應請豁免將該犯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其借騎馬匹
飭令原主領回等因查鄭象之被毆身死由於何雲
之馬驚跑而何雲之馬驚跑則由王恩長之拚木擊
打所致罪坐所由應以王恩長獨當過失殺人之咎
將王恩長照過失殺人律追收贖銀十二兩四錢二
分給付被殺之家營葬何雲應毋庸置議再查二人
過失殺一人例內並無作何辦理明文惟過失殺人
並不利以實犯死罪其應追贖銀原為給與死者之
家營葬與別項收贖罪名律應入官者不同若在二

兄持刀與人拚
命弟將刀背奪
住兄拉脫刀柄
跌地墮傷身死
依過失殺科斷
案載嚴期親尊
長條四川張世
鶴

人名下各追一分既未便給屍屬以二分營葬之資
又未便將一分入官與體制未合故向來二人過失
殺一人之案卽在二人名下共追一分給屍屬具領
此案該將軍援引輯註聲明各追一分一給屍親具
領一解局充公查輯註並非部頒律例所載遠年成
案向不准引用除此案何雲業經改爲毋庸著追外
嗣後辦理案件不得引用輯註致滋錯誤惟是例無
明文應通行各省嗣後遇有數人過失殺一命之案
如應罪坐所由卽在該犯名下追銀給領如數人無

可區分共舉重物力不能勝以致過失殺人之類卽
共追埋銀一分給付屍親具領營葬以符例意

道光二年陝西司通行

樊鉅誤招牛腿
軋死鉅人

蘇撫 咨董樹枰四輪牛車駕牛三隻赴集拉樊劉
張氏手提樊筐站立車右路旁董樹枰招呼讓避該氏
不理在牛後彎身鉅取牛樊筐樊鉅誤招牛腿牛驚
奔逸劉張氏被牛繩絆跌董樹枰收勒不住車輪軋傷
該氏身死將董樹枰依過失殺人律收贖

嘉慶二十年
案

山西道御史 奏稱竊思過失殺傷必實爲耳目思

照例不能控制
方可照過失論

車馬殺人擬流
案載車馬殺傷
人條

慮所不及方爲合例惟車馬殺傷與過失殺之條最
易牽混律內於無故馳驟車馬殺人者在街市則應
滿流在曠野則應滿杖惟因公務急速而馳驟殺傷
人者方以過失論律意甚■而查過失殺律註內有
乘馬驚走之文蓋因馬驚殺傷則與無故馳驟不同
故向來遇有車馬殺傷者訊明馬驚是實卽以過失
定擬第思同一馬驚也因別故而致驚猶爲騎御者
所不及防若因馳驟而致驚則爲騎御者之所自取
往往好事之徒並無急速公務輒於城市之中疾馳

車馬以致馬驟驚走踣壓傷人或因而致斃到官訊問則皆以馬驚措詞支飾即得依過失律收贖應請嗣後凡車馬殺傷之案審明騎御之人實係資次緩行而馬驟忽因他故驚逸勢不能馭者方依過失律定擬外其有事非急公在怠疾騁車馬以致馬驚殺傷人者雖馬驚是實亦依無故馳驟車馬律斷罪不得概以過失收贖等因具奏查律載過失殺傷人者各准鬪殺傷罪依律收贖又無故於街市鎮店馳驟車馬因而傷人者減凡鬪傷一等以死者杖一百流

趕車之人因車
驟眼岔驚跑被
車身死與人無
尤應毋庸議道
光五年直隸司
提督咨送紀大
案

三千里若於鄉村曠野地內馳驟因而傷人致死者
杖一百並追埋葬銀一十兩若因公務急速而馳驟
殺傷人者以過失論各等語蓋因過失殺傷皆事出
意外實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心
而偶致殺傷者方依律追埋收贖若無故馳驟車馬
其傷人之事並非意料所不及故止減凡鬪殺傷一
等分別城市曠野酌擬至過失殺律註內乘馬驚走
之文自專指馬驟因他故驚逸騎御之人不能控制
者而言若無故疾騁因致馬驚殺傷既非思慮所不

到自應援引馳驟本係治罪律例原屬周詳不致牽
混若恐此等人犯到官藉詞馬驚希圖避就則惟承
審官細心推究確核證據其是否公務急速抑或無
故馳驟情形各有分別真偽無難立辨似不必另立
科條反滋拘泥之弊應將該御史所奏毋庸議等因
奏准 乾隆三十六年山西司通行

車馬殺人已有
爭鬪情形擬

河撫 題張煥明車輛碾傷李廷奇身死一案此案
張煥明因車輛裝載客貨走至十里鋪橋牲畜便溺
停歇橋上時李廷奇車輛隨後上橋路接張煥明車

誤認他人馬駒
爲已走失馬駒
爭奔驚跑踢斃
人命又起騾馱
於狹處躲避不
止驅策前進踢
斃人命案取者
產咬踢人係

尾張煥明慮恐撞落客貨將李廷奇車上邊套騾頭
用鞭向打致騾頭驚竄落溝跌斃李廷奇索賠彼此
爭吵李廷奇拉住張煥明牲畜誤傷張煥明欲圖走
脫喝令站開一面揚鞭驅車逃避致將李廷奇帶倒
車輪碾傷殞命查張煥明打驚李廷奇車騾跌斃索
賠不允彼此吵嚷已有爭鬪情形乃欲驅車逃避致
將李廷奇帶跌碾傷斃命官屬聞毆殺人該省將張
煥明依圖殺律擬絞監候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行船駛風撞人
建舵致斃人命

插檔停舟撞人
船板溺斃三命

蘇撫 咨李商椿行船駛風與拱茂盛船隻對遇因

風猛勢急倉猝難避以致船艘攙倒拱茂盛船上木

板篷挫折舵桿致傷拱茂盛身死將李商椿照過失

殺人律收贖

嘉慶二十五年案

蘇撫 題水手解由頭等誤撞張季氏母女落河溺

死一案緣解由頭雇與邵伯許泳書船上爲舵工許

泳書攬載豆貨至蘇州觀音因船口未清在行逗遛

令解由頭同水手曹又隴等先行駕船北回伊自另

雇小船趕上嗣解由頭等船至長洲縣境與醫橋下

緯解山頭同曹又隴在船
與接篙進橋解山頭見有
同鄉姜林周船隻與張隴
久之船同泊東岸時值大
風水溜難以挽拽又須候
潮驗放解山頭將已船在
於姜林周之船與張隴友
之船中間插檔同泊因張
隴友船上艚纜繫在姜林
周船上即令下纜之沈文
舉走上姜林周之船頭欲
嚇張隴友船上艚纜維時
張隴友之嫂張季氏手抱
幼女小絹兒同子大絹兒
一同站立虛艚板上見而
阻止解由頭不聽答以官
河均可停泊即令沈文學
船纜解開又令曹又隴將

船頭撐轉欲行插入停泊不期船身彎轉時橋堦迴
流水急兩人力不能支誤將張隴友船後虛艚扯落
以致張季氏同子女三人一併落河大絹兒卽爲曹
又隴救起季氏及小絹兒被淹歿命番將解由頭依
過失殺人收贖等因咨報當經戶部以據詳停舟插
幫誤扯非中途遇風可比而不告鄰船擅行解纜強
插扯落艚板致斃二命尤爲慘切駁令確訊妥擬去
後茲據該撫覆查解山頭喊令沈文學解纜之時既
經張季氏阻止乃解由頭不聽反以官河均可停泊

焙燒舊銃不知
有藥誤擲人命

之言向論已有爭角情形其因解纜插幫拉落虛船
淹斃人命自應以闖殺問擬等因更正具題應如所
題解由頭合依闖殺律擬絞監候幫同撐駕插檔之
曹又隨聽從解纜之沈文學各加枷號一個月滿日
責三十板

乾隆四十二年題准案○照所見集錄

山東司

查辦理過失殺人之案無論其兇器係湯

火金刃手足他物總應核其是否思慮所不到耳目

所不及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人分別科斷卷查

嘉慶十五年江西咨張匡懷因見樹上有雀將鎗

背鎗行走風吹
火星誤斃人命

烏鎗過失傷人
平復應照湯火
傷杖一百追贖
銀一兩七錢七
分四釐案報殿
大功以下尊長
條訂西吳大毛

裝好藥砂機上扣住火繩平擱肩上手托住鎗把
鎗口向後趕向前走跳落田塍適被風吹散火星落
入藥門燃發致傷從該犯背後走至之高祥瑞殞命
該省將張匡懷依過失殺人律收贖奉

諭交館查核經^職等查照十三年該省咨吳大毛烏鎗

誤傷吳劉氏身死依過失殺人收贖之案謹請照覆
在案今山東省咨林三焙燒鐵銃誤傷王有銘身死
一案查林三向不識姓名人買得舊鐵銃一根不知
內裝火藥因銃口被鐵銹堵塞用火焙燒欲燒去鐵

鳥鎗過失殺人
如私鎗加枷號

銹以致起燃驟發誤傷王有銘身死是林三焙燒銃口鐵銹本無害人之心銃係置自他人原不知銃內舊有火藥實係思慮所不到核與張匡懷吳大毛二案自裝鳥鎗不期誤殺者情節更輕該省將林三依過失殺人律收贖似可照覆

嘉慶十六年說帖

直督 咨咨得成過失殺人一案查道光二年二月兩江總督奏准私造鳥鎗者加枷號兩個月私藏者加枷號一個月至近山濱海必應存儲鳥鎗守禦者報明地方官於鎗上鑿刻姓名編號存案等因今請

人被蛇咬喊叫
趕救誤傷致斃

犯趙失殺人准鬪殺絞罪收贖未處虛罪而私藏鳥
鎗並未編號例應據實枷杖絞罪因重於枷杖而酌
決實重於收贖應將該犯枷號一個月杖八十仍追
贖銀給領 道光五年案

川督 咨李倖兒在地割草因聞年甫九歲之魏勳
劍被蛇咬住手指喊叫李倖兒用刀將蛇亂砍因蛇
向魏勳劍頭上爬去李倖兒慌急掉轉刀口向打魏
勳劍手扯茅草將臉遮閉李倖兒不能審視誤傷魏
勳劍顙門致斃該省將李倖兒比照向有人居止宅

黑暗不知船舵
睡人誤踣致斃

舍施放鎗箭殺人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未部改照庸
醫殺人鍼刺因而致死如無故害之情者以過失殺
人論收贖 道光元年案

蘇撫 咨王二誤踣徐三致傷膈肚身死一案此案
王二幫人駕船度日有江湖因攬載貨物邀令王二
幫同裝載並約於是夜至伊船上歇宿以便次早開
行王二於更餘時分往江湖船上歇宿維時江湖之
姪江和尚睡在中艙水手徐三睡在艙船俱已睡熟
王二走至河邊見船內並無燈亮又無月色叫喚無

人答應料已俱在中艙睡熟隨即上船由後艙跳下
艙船亦圖安歇不期徐三仰面睡熟王二因黑暗不
見失脚誤躑徐三臍肚越日殞命耶等詳核案情該
犯於黑暗中誤躑徐三致斃實係思慮所不到耳目
所不及該省依過失殺律收贖與律相符似可照覆
奉

批此起斷難遵教仍望詳議艙船非無人之地何謂思
慮所不到乎職等復細核案情王二於更餘時分往
江湖船上歇宿走至河邊見船內並無燈亮又無月

色叫喚無人答應料水手等俱在中艙睡熟即上艙
由後艙跳下前艙亦圖安歇不期徐三在前艙仰面
睡熟因黑暗不見失脚誤蹈徐三臍肚身死查前艙
固係有人住宿之所惟該犯因聲喚無人答應料水
手等俱睡在中艙於黑暗中跳下前艙不期失脚誤
蹈徐三致斃實係耳目所不及與過失殺律內初無
害人之心而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廣西撫 咨劉蘭正肩卸木條挫傷幼孩何老丙身

肩卸木條挫傷
頑要幼孩身死

刑案匯覽

卷三十一 刑律人命

是歲殺誤殺過失

死一案查律載過失殺人者在關殺罪依律收贖註
云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如舉重物力不能制
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人等語此案劉蘭正受雇
在木鋪搬運杉木上堆劉蘭正肩木走過適何正得
六歲幼子何老丙在該犯身後跑往木堆頭要該犯
肩木卸放不及照顧致木梢撻傷何老丙右太陽等
處倒地越日殞命查該犯負重前行何老丙跑往木
場頭要係在該犯身後該犯不及照顧致木梢撻傷
何老丙殞命正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之律註

劍草喂牛夥伴
取草劍落右手

相符該省將別開正符以失殺人律收贖似可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蘇撫小咨道光七年冬季分外結徒犯一案查冊內
繪榆縣民皮帶刀傷孟金一案查律載過失傷人准
國傷依律收贖註云或因升高險足有蹉跌累及同
伴或其舉重物力不能制損及同舉物者凡初無害
人之意而偶致傷人者皆准國傷收贖等語此案皮
常與同主雇工孟金素無嫌隙因一同劍草喂牛該
犯將刀提起孟金右手伸進刀下取草該犯將刀失

手落下以致鋤落並金右手情異爭鬭傷非意料正
與過失殺律註所稱初無害人之意偶致傷人者情
事相同自應照過失傷律收贖該撫將該犯照刃傷
人律擬徒殊未允協惟該犯業已發配杖責遇

赦減釋未便再追贖銀以致重科應於稿尾聲明更正備

案 道光九年說帖

強勸飲酒醉軟
滑跌將人拾獲

蘇撫 咨倪幅醉後滑跌拾傷劉立剛身死一案此
案倪幅與劉立剛夥買燒酒在船共飲該犯與劉立
剛均入醉鄉劉立剛仰臥後艙該犯轉身用左手拉

住劉立剛褲帶聲言起來再飲劉立剛將身側扭覆以不飲該犯酒後腿軟因扭滑跌撲壓劉立剛身上致撿傷劉立剛臍壯右身死該省將該犯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經該司以該犯與劉立剛共飲雖無爭鬪情形惟劉立剛飲醉仰臥該犯用手拉其褲帶聲言起來再飲實屬醉後戲謔駁照因戲而殺人律擬絞等因檢查道光四年奉天司核覆吉林將軍咨李萬有因款留趙佩飲酒均醉李萬有持刀削瓜趙佩起身走出李萬有持刀相送趙佩綽腰作別酒後站立

不穩驟向前跌李萬有急以手扶忙中未及棄刀以致趙佩撲在刀尖致傷心坎殞命該將軍將李萬有擬以不應重杖經本部改照過失殺收贖在案今倪幅酒後相讓撿傷劉立剛身死既無口角爭鬪之事又無戲謔相狎情狀雖非耳目所不及究係思慮所不到尙與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人之律相符且與李萬有之案情節相似該省將倪幅依過失殺收贖似可照獲毋庸議駁應呈

堂交司照覆茲該司以倪幅拉帶強之使飲實屬醉後

戲謔並援該司辦過楊洪喜成案請照戲殺議駁
等復悉心酌核查律載因戲而殺人以鬪殺論註云
以堪以殺人之事爲戲如比較拳棒之類各等語律
將戲殺誤殺過失殺等項共歸一門原恐戲殺過失
殺界限難以分晰是以將三項並列以便詳參援引
戲殺各案多係彼此角力其事本可傷人並非無知
過犯是以一經殺人卽以鬪殺擬絞至過失殺則耳
目不及思慮不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較之戲
殺過誤懸殊故罪分差等此案倪幅與劉立剛共飲

劉立剛飲醉仰臥該犯用手拉其褲帶聲言起來再
飲劉立剛將身側扭覆以不飲該犯酒後腿軟因扭
滑跌撲壓劉立剛身上致掇傷劉立剛臍肚身死前
因該犯強勸再飲既非堪以殺人之事拉扭跌壓亦
非比較拳棒可比核與戲殺律註全不相符該犯欲
將劉立剛拉起再飲劉立剛之將身側扭該犯之腿
軟跌壓雖與耳目所不及一語稍覺未符究與思慮
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大半吻合
與其由部改擬戲殺轉較原擬更未允協似不如就

案照覆是以議請仍照原擬完結今該司所引楊洪
喜成案係楊洪喜與吳洪中共飲吳洪中先睡楊洪
喜令其起身復飲吳洪中聲言若能將其拉起方飲
致楊洪喜同拉失跌膝跪吳洪中身死該省將楊洪
喜照戲殺擬絞題結查閱犯供有小的用手拉住他
右臂膊用力一掙等語是死者既賂令拉起楊洪喜
卽用力一掙已有彼此角力情形與比較拳棒者相
仿自應以戲殺論似與倪幅案情未可同日而語衡
情酌議倪幅手拉劉立剛褲帶之時誠不得謂非耳

目所不及追劉立剛將身側扭該犯酒後腿軟因扭
滑跌撲壓則與過失殺律註所載因升高險足有蹉
跌及乘馬馳車勢不能止等項稍覺近似復檢查閭
盛元陳四娃子李光繩三案均照過失殺定擬亦核
與倪幅案情相仿倪幅一案似可仍照原擬完結並
將閭盛元等各成案錄呈

道光六年說帖

見人醉之拉勸
醉者失跌身死

陝撫咨閭盛元因楊勳酒醉與張守仁揪扭經該犯
勸散楊勳仍欲尋張守仁毆打該犯將其拉住勸
令回歸楊勳用力摔脫因酒醉腳軟自行失跌墊

共相捉鬼碰撞
同伴失跌身死

因醉失跌落河
致攙扶人淹死

傷身死將閻盛元依過失殺律收贖

道光三年案

烏魯木齊都統咨陳四娃子與同姓不宗之陳長祿

子同伴收牲陳四娃子見草內撒出腿蹣兔子聲

喊捉拿陳長祿子趕攏合面對捉陳四娃子趕攏

撲捉因勢急力猛致肩撞扯陳長祿子跌地墊傷

內損殞命將陳四娃子依過失殺律收贖

道光五年案

川督咨李光繩因醉與先仁亮同歸先仁亮因見

李光繩飲醉將李光繩之手挽住同行至河邊

其時天雨路滑李光繩失足跌落河內將先仁亮

一併帶下先仁亮祀旌斃命將李光繩依過失殺

律收贖道光五年案

固醉令人肩背
以致跌墊身死

東撫 咨梁德醉後欲令施三背走不期施三右肩
往前一扭致梁德跌地墊傷身死將施三照過失殺

人律收贖嘉慶二十年案

私販硝黃被賊
偷竊燒斃四命

江西撫 咨周大興私販硝黃火藥挑夫李光興用
鐵火鑽燒桶偷竊以致火發燒斃四命一案查此案
周大興私買硝黃配成火藥欲圖販回售賣獲利用
木桶裝貯詐稱清油雇挑夫李光興等運送李光興

等誤信爲油起意偷竊將桶挑至家內將鐵鍋燒紅
鑽入桶內登時火發以致李光興與挑夫林勇成奇
珍並李光興祖母李賀氏均被燒身死查李光興等
受雇挑送貨物輒商同偷竊致被燒斃固屬肇由自
取惟周大興販運火藥按例已罪應城旦而李光興
等之被燒身死雖非該犯意料所及第究因該犯以
火藥詐稱清油而起該省將周大興比依附近苗疆
與販硝黃一百觔以上照合成火藥賣與鹽徒例發
近邊充軍係屬從嚴懲治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

行姦被入撞見
倉猝接死姦婦

江西撫 咨丁幅俚向無服族姪丁五俚童養未婚
之妻花細婢調姦花細婢允從成姦迨行姦將畢適
丁鳳先進房取柴丁幅俚忙從氏身爬起中指接傷
花細婢心坎越日殞命將丁幅俚照過失殺收贖仍
照犯姦本法枷責等因咨部因情罪未協駁令覆審
仍照原擬復經臣部以過失殺人必係事出意外人
非覲而偶致殺傷方准依律收贖非謂殺出無心遂
可盡援此律故雖毀起戲謔實無致死之心而旣因
傷致死卽應鬪殺論抵所以重人命也此案丁幅俚

姦夫姦畢誤將
姦婦之女按斃

因與花細婢行姦被丁鳳先撞過該犯倉猝起身按
傷花細婢心坎殞命雖訊無爭執別情但釁起因姦
致斃人命較之因戲殺人者其情已重其按傷心坎
身死實與過失殺律註不符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
丁幅俚比照戲殺律絞候具題 臣部查丁幅俚與花
細婢調姦已成雖無拒鬪情狀但究因起身時按傷
心坎殞命其釁原非由戲其傷實同於毆將丁幅俚
改照鬪殺律擬絞監候 乾隆二十六年題准案○照
駁案彙鈔錄

川督一題樊清姦拐楊唐氏並按傷其女長姑身死

一案此案樊清因與唐氏通姦長姑係唐氏抱養女孩嗣樊清誘允唐氏同逃半夜時樊清欲與唐氏行姦唐氏將長姑放在身旁樊清姦畢起身失手掄傷長姑肚腹殞命詳核案情長姑年尙未及一歲樊清自無致死滅口情事惟樊清與唐氏行姦時既將長姑放在身旁該犯失手掄傷致斃並非思慮所不到耳目所不及與過失殺人之律不符自應比照鬪殺問擬該省將該犯依鬪殺律擬絞監候尙屬允協仍候

欲拉姦婦墮在致婦掙跌斃命

戲殺並過失殺亦得舍例言案

鈞定

嘉慶十九年說帖○成案內將樊清改照因關毆而誤殺其人之女例擬絞監候

陝撫題謝有才因欲與姦婦墮張氏墮斃不允起

拉其手不期張氏用力往後一掙跌崖致斃並者將

謝有才比照關殺律酌減一等擬流本部以張氏之

死由於該犯趕拉掙跌所致既有掙拒情形即與爭

鬪無異將謝有才改依關殺律擬絞監候

道光三年案

安徽司查律載因戲而殺人者以關殺論註云以

堪殺人之事為戲如比較拳棒之類又過失殺人者

准關殺罪收贖註云過失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

到如彈射禽獸因事投擲磚瓦不期而殺人者或因
升高墮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駕船駛風乘馬驚走
馳車下坡勢不能止或共舉重物力不能制引及同
舉物者凡初無害人之心而偶致殺人者皆准鬪殺
罪收贖等語又本年八月初九日奉

旨御史劉彬士奏本年秋審有安微省戲殺絞犯二起均
係出於無心應依過失殺人律辦理并引據律條及舊
案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總二一犯因被徐從峰走至
背後戲將該犯在臂膊扭轉口稱能掙脫始算本事該

犯答以何難卽站起用左肱肘往後一聳過傷徐從峰
胸膛殞命李松一犯因與楊順一同抬蓋該犯蹲地楊
順從背後用兩手戲揜兩肩身向前撲照其能站起否
該犯以何能揜住爲答卽將身掙起因掙勢過猛致頭
顱撞傷楊順心坎倒地殞命核其情節均無爭鬪形狀
亦無有心致傷情事該御史援引從前王學溥與謝潛
修戲耍致謝潛修跌斃及陳阿住與方官森戲耍致方
官森淹斃二案比較該二案均係死者自行失足致斃
與繆二李松撞傷人命者情節不同惟所引祝興發拋

刀演試無暇旁顧致扯傷姚元寶身死一案從前刑部
曾依過失殺擬罪祝興發以金刃過失殺人尙從輕擬
則繆二李松二犯以過失殺擬罪尙非寬縱繆二李松
俱著照該御史所奏依過失殺人律改擬嗣後如有情
節似此者該部俱核照辦理欽此是此等案件應欽遵
諭旨分別戲與過失詳核定律循照辦理臣等伏思律稱
以堪殺人之事爲戲係統指手足他物金刃皆可殺
人輒以之爲戲者而言若本與人無戲謔之事而偶
致殺人者實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則謂之過

失蓋戲與過失皆無害人之心戲則耳目思慮已有專注之人其殺人本可計及故以鬪殺擬絞過失則耳目思慮本無所注之人其殺人實出意外故准鬪殺罪收贖至非因戲誑又非耳目思慮所不及到而偶致殺人則又有向城市施放鎗銃及於深山曠野設立窩弓不立望竿分別擬流擬徒之條泰觀各律各例分載本屬詳明茲據安徽省審題子萍一案因被孟景華從伊背後戲抱聲言掙得脫身便算力大該犯力掙不脫用腳向後蹬踢希冀乘勢掙脫適傷

孟景華賢義殞命是孟景華向伊戲抱聲言掙得脫
身便算力大卽律註所稱比較拳棒之類該犯明和
彼孟景華戲抱既不得謂之耳目所不及其用腳向
孟景華踉踢豈不知踢能斃命更不得謂之思慮所
不到該省將丁澤依戲殺律擬絞核與律文註意正
相符合現在欽奉

諭旨以部院衙門慎守紀綱必以定例爲憑

勅令各該衙門清釐舊案分別纂例登記銷毀其與例未
符各案不得再行援引

睿慮周詳所以

訓飭臣工慎悉別弊者至明極允誠以案情百出多歧律

例一成不易卽如戲殺過失殺一項從前辨過成案亦多未能盡一惟既有定不可循自不得舍例言案所有安徽省丁澤一犯仍應照律以戲殺定擬除會同法司另行題覆外相應奏明請

旨勅下內外問刑衙門嗣後遇有戲殺過失殺之案務須詳核律文律註分別妥擬其從前辨過成案不得復行援引以昭法守而示持平等因嘉慶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照通行錄

彼此摸面相戲
損甲誤殺斃命

直督 咨孟文魁與張文明戲謔致傷張文明身死
一案奉

批燬起於戲應否照戲殺定擬交館查核等因查律載
因戲而殺人者以鬪殺論等語又嘉慶十六年本部
議覆安徽省丁澤戲殺孟景華案內聲稱戲與過失
皆無害人之心戲則耳目思慮已有專注之人其殺
人本可計及故以鬪殺擬絞過失則耳目思慮本無

腋肌抓癢相戲
伸臂誤斃人命

刑律人命

卷三十一

刑律人命

在戲殺誤殺過失

所注之人其殺人實出意外故准圖殺律收贖等因
通行在案是戲與過失兩律判然不容牽混此案孟
文魁因與張文明頑笑張文明用手戲摸該犯之而
該犯亦用手向張文明回摸相戲不期張文明將頭
閃側以致指甲戳傷其左眉稍越日身死歟起和同
相戲死由回摸指戳正與戲殺之律相符復檢查干
五年陝西省石光德與朱立昇撲壓相戲致頂傷朱
立昇身死由過失殺斃改戲殺擬絞又二十年湖廣
省劉承滿因羅桂壠用手抓伊腋肌相戲該犯笑稱

並不怕癢將右手肱肘向上撻起令其抓撓因撻起
勢猛致傷羅桂壠耳根殞命依歲殺律絞候均與此
案情節脗合今該省將孟文魁依過失殺律收贖實
未允協似應擬駁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被人撲抱相戲
致臂頂斃人命

陝撫一題石光德因戲致傷朱立昇身死一案前據
該省以已死朱立昇因石光德撲於凳上從後撲壓
撲抱戲耍石光德被抱後臂驟掣向外一揮致頂傷
朱立昇小腹內傷身死實屬思慮不到將石光德依
過失殺人律收贖經本部以石光德被朱立昇撲壓

在上撲抱戲謔是該犯明知宋立昇在伊背後並非
耳目所不及該犯後臂向外一掙致頂傷宋立昇小
腹亦非思慮所不到正與因戲而殺之律相符駁令
另擬今據該撫遵駁改正將石光德依戲殺律擬絞
監候查核情罪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玩耍撲跌被煙
袋陽傷身死

奉天司 此案戴狗兒腰帶銅嘴煙袋至空地乘涼
適素識之龐老根同石發喜等在彼遊嬉龐老根見
戴狗兒至彼言欲裝馬玩耍戴狗兒允從戴狗兒裝
作馬頭龐老根至鈔狗兒身後抱住戴狗兒腰膀當
作馬身令石發喜騎伊背上龐老根用頭頂撞戴狗
兒後腰往前推搡戴狗兒乘勢跑走數步戴狗兒被
石絆跌合撲倒地龐老根石發喜俱撲跌戴狗兒身
上不期戴狗兒身帶煙袋銅嘴插入龐老根右鼻孔
內身死該侍郎以戴狗兒裝馬玩耍非堪以殺人之

事照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咨部查嘉慶十六年本部議覆安徽省丁澤戲殺孟景華身死案內聲明律載以毆殺人之事爲戲係統指手足他物金刃皆可殺人輒以之爲戲者而言若本無戲謔之事而偶致殺人實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則謂之過失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是戲殺與過失殺兩律各有區分引斷不容牽混今戴狗兒與龐老根裝馬玩耍不期跑走撲跌致該犯身帶煙袋銅嘴插入龐老根鼻孔身死係屬戲起於戲與本無戲謔之事而偶致殺人

兩人踢毬相戲
誤踢旁人身死

者不同且裝馬玩耍之時龐老根以幼孩彎身負重
又復拊搥跑走一經失足勢必相繼而踣更不得謂
非堪以殺人之事自應將該犯依戲殺律問擬絞候
該侍郎照過失殺律定斷係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
應令該侍郎另行按律妥擬

道光十三年說帖

山東司 查律載因戲而誤殺旁人者以戲殺論擬
絞監候等語此案康黑子與翟鳳吉踢毬頑耍翟鳳
吉將毬踢往右邊康黑子轉身向左接踢適申大有
往前幫接以致踢傷申大有醫藥身死查康黑子與

幼孩持弱在街
頑耍伊姊喝斥
將剪擲還試攪
人命擬流案散
老小廢疾收贖
條

翟鳳吉彼此用脚踢毬相戲已有爭勝情形如康黑
子將翟鳳吉踢傷身死卽應依戲殺問擬今誤傷申
大有致斃自應以誤殺等入科斷該撫以踢毬係幼
孩頑耍之常與堪以殺人之事爲戲不同康黑子心
目止注於毬實出意料之外將康黑子依過失殺人
律收贖等因查毬固非堪以殺人之物而舉脚向踢
毬以殺人正與戲殺之律相符如謂康黑子心注於
毬卽爲思慮所不到而中大有往前迎接並非耳目
所不及該撫並不詳核案情遽依過失殺人律擬以

收贖與律不符應令另行安擬

朝問八年說帖

川督咨鄧中發踢毬致傷錢固林身死一案查律載因戲而殺人者以鬪殺論死者絞註云以堪殺人之事爲戲各等語檢查嘉慶九年山東省題康黑子與翟鳳吉踢毬相戲誤傷申大有身死該省將康黑子依過失殺收贖經本部駁令改依戲殺律擬絞監候題結在案此案鄧中發與錢固林踢毬頭要錢固林從鄧中發接踢不著不向鄧中發身邊丟去故意從中間丟起鄧中發上前舉腳向踢眼睛向上祇圖

將毆接著其時錢固林恐毆被鄧中發踢著趕攏搶
接鄧中發收脚不及踢傷錢固林臍肚近左身正查
鄧中發與錢固林輪流用脚踢毆本屬毆起於戲雖
毆非堪以殺人之物而脚踢則足以殺人錢固林之
趕攏搶接並非該犯耳目所不及亦不得謂之思慮
所不到核與康黑子之案事無二致自應將鄧中發
依毆殺律問擬絞候該省將該犯依過失殺收贖係
屬錯誤應駁令另擬

道光五年說帖

北撫 題李起得因毆誤傷蘇維身死一案奉

彼此用桿擊水
相戲誤斃人命

批該犯並非與死者相戲情近過失交節核職等查此

案李起得與蘇維各攜鐵頭鉤桿在水坑旁行走蘇維在前用桿打起坑水戲耍李起得在後戲稱伊能打起坑水更高一面向前行走一面舉桿向坑水打去不料蘇維立住回頭李起得收手不及致傷蘇維

腦後殞命查此案彼此擊水戲耍與山東省康熙子等踢毬相戲情節相同康熙子既照因戲而誤殺旁人例科斷則李起得與蘇維彼此擊水致傷蘇維身死自應依因戲而殺人律定擬該省將李起得擬以

絞候尙屬允協似可照覆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

扯衣掙脫跌能
分別戲鬧定擬

陝西司 此案何連成子與柏虎娃時常戲耍何連成子路遇柏虎娃舉拳向伊戲舞邀伊同耍何連成子稱欲回家食飯跑走柏虎娃以喫飯尙早卽拉住何連成子背後衣服倒拉玩耍何連成子急欲回家用力掙脫柏虎娃仰跌倒地墜傷左後脇殞命該撫將何連成子依過失殺人律收贖等因查何連成子因柏虎娃與伊戲耍將伊背後衣服扯住倒拉該犯用力掙脫致柏虎娃跌墜身死當其一扯一掙難言

抱腿玩耍扳頸
出入壓斃人命

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惟該犯素與柏虎娃戲耍
當柏虎娃扯住衣服之時如該犯向係戲弄則律以
戲殺若該犯因急欲回家生氣掙脫已有爭鬪情形
自應照鬪殺定擬乃該撫率照過失殺科斷實屬錯
誤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撫另行委員研訊確情按
律妥擬具題

道光十一年說帖

直隸司 查律載因戲而殺人者以鬪殺論若過失
殺人者准鬪殺罪收贖註云過失謂耳目所不及思
慮所不到等語此案郭玉峰與蔣鵬素相玩笑蔣鵬

瞥見郭玉峰抱項玩耍郭玉峰卽以工忙不要玩笑之言向阻蔣膺鬆手復蹲身抱起郭玉峰左腿郭玉峰站立不穩扳扶蔣膺項頸側身帶跌倒地郭玉峰倒壓蔣膺身上致墊傷其左肩甲等處蔣膺被壓肚痛內損身死該督將郭玉峰依過失殺律收贖等因咨部查郭玉峰本與蔣膺素相玩笑蔣膺將該犯左腿抱起戲耍該犯亦扳扶其項頸同跌致蔣膺被壓內損身死雖該犯有工忙向阻之語而蔣膺實係素相玩笑之人况覲而相戲以致同跌致斃既非耳目

蒙古戲殺過失
役俱例准罰贖

所不及又非愚慮所不到核與過失殺人之律註不
符自應以戲殺論該督將郭玉峰依過失殺律收贖
實屬錯誤應令另行按律妥擬具一

道光十一年說

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 咨托斯圖與巴彥祖爾肯

玩耍用石擲打馬匹誤傷巴彥祖爾肯身死一案查

蒙古律內因戲過失殺人與過失殺人均罰三九牲

畜此案蒙古托斯圖與巴彥祖爾肯玩耍用石擲馬

不期誤中巴彥祖爾肯身死既據該叅贊大臣援照

蒙古過失殺人律罰給三九牲畜咨部查此等案件

向由本部將原咨送理藩院核辦卷查嘉慶十三年
塔爾巴哈台察贊大臣咨托霍麥被沙拉騎馬踢死
將沙拉照過失殺人律罰給牲畜一案亦係將原咨
送理藩院辦理在案今該司以托斯圖應否照蒙古
律收贖擬將原咨送理藩院辦理核與從前辦過成
案相符應請照辦
嘉慶十八年奉天司說帖

因人新婚送給
春藥誤斃人命

浙撫 咨任吉堂配合春藥與孫兆盛相戲致其弟
孫兆智誤食身死一案查律載因戲而誤殺旁人者
以戲殺論擬絞監候等語此案任吉堂與年甫四齡

孫兆智之胞兄孫兆盛誼屬連襟孫兆盛元姻任吉
堂前往相幫連日陪同親友飲酒開房數日回家見
抄本醫書載有春方欲與孫兆盛相譴卽在自已藥
舖內照方配合買麪餅二枚拍開餅邊每餅各放藥
末一半收藏身邊適孫兆盛表兄葉世吉前往賀壽
經孫兆盛之父孫念曾邀任吉堂相陪夜飯後同至
新房說笑因時已夜深伴婦周氏催令下樓任吉堂
取出麪餅囑孫兆盛臨睡食下自有好處並稱明日
還來討謝因孫兆盛並不接受亦不回答隨將麪餅

假裝自縊圖
以致吊死欲
行自戕謀殺旁
人爲人打胎
致斃人命各案
戒詐病死傷避
事條

放在桌上孫兆盛並未取食次早任吉堂回家適孫
兆智同三兄孫兆慧至新房頭要見桌上放有麪餅
各取一枚喫下孫兆慧甫食半枚覺有香氣將餘剩
半枚擦地喂犬犬食無恙孫兆智食盡未幾俱各嘔
吐孫念曾查悉前情孫兆慧灌救得生孫兆智是晚
殞命該撫將任吉堂比照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
宅舍放彈射箭投擲磚石因而致死律杖一百流三
千里等因咨部本部查因戲而殺人及誤殺旁人之
案審明覺起於戲並無圖情者卽當依律擬絞不必

兩造和同相戲始坐牀殺之罪此案檢閱供招詳核
情節在吉堂與孫兆盛誚屬連襟因孫兆盛完姻前
往幫忙飲酒鬧房數日始回其平日往來親密可知
該犯欲與相戲配合春藥放入餅內攜往孫兆盛雖
不知餅內藏有春藥而該犯給餅時觀面告知臨睡
食下自有好處並稱明日索謝言近狎褻若非該犯
等平日素相戲謔何以孫兆盛不向理斥任聽該犯
將餅置放桌上惟時伴婦周氏及同在新房說笑之
葉世吉等一聞該犯語涉狎褻斷無不向詢問並將

姪餅查看之理且該犯既供餅內藥味不過辛香燥烈與砒鴆等物可以戕命者迥不相同何以孫兆智屍身驗係被毒情形供情顯未確鑒卽所解屬實孫兆智之誤食戕生皆由該犯等戲謔所致正與因戲而誤殺旁人之例相符亦未便舍正例於不問而附會他條爲之輕減應令該撫再行研鞫實情按例妥擬具題

嘉慶十八年說帖

撞落街門聲響
嚇死門內幼女

四川司一審辦提督咨送宗室嘎山索欠嚇死濟斌
幼女大如一案

職

等查此案宗室嘎山因向濟斌索

討房錢值濟斌外出嘔山叫門不應疑係濟斌有心
躲避一時氣忿即將街門撞落時濟斌年甫十歲幼
女大妞在內玩耍聽聞推門聲響驚怕跑進院內跌
倒地上旋叩身死該司以律無嚇死人命治罪明文
繕具說帖呈

堂交館等因

職

等查過失殺人律止准關殺罪收贖威

逼人致死亦罪止滿杖然必係斃於其人之手死於
其人之逼方可依律問擬今大妞被嚇身死不但非
宗室嘔山意料所及抑且嘔山在門外撞門並未與

大姐覩而較之威逼人致死及過失殺者情節尤輕
惟大姐之死究係被毆山驚嚇所致核與肇肇墮命
者情事相同予以不應重不似爲平允

道光十一年
說帖